

台湾搭车环岛流水账（上）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19-05-24 18:58



记一下，反正总会忘记的。

三月份在台湾呆了半个月，环岛一圈，一路上借住别人家里，也差不多一路搭车下来的。台湾很小，在大陆人眼里，环岛一圈也不过最多穿梭一两省份的距离，人口密度也大，尤其和加拿大比较。所以对于行程和安排之类的，也比较随意，不用像我在其他国家的时候会有今宵荒宿何处的忧虑。即是如此，因为时间限制，也只是走马观花一遍而已。

台湾内政部移民署把长期居住海外的大陆人称为第三类人士，可以直接网上申请签证。很有意思的类别，什么是第三类人？即离开大陆，但也不属于台湾的中国人？也可能是统战政策有关，海外华人是可以团结争取的对象。我之前看一些文章写大陆和台湾在北美尤其是湾区一带争取拉拢华人移民，现在的华人移民群体，比如会馆之类的，已经越来越多撤掉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来台湾之前在美国波士顿的中国城，还看到的是青天白日旗），改为五星红旗。我在国外远离华人群体，不知道他们的政治态度如何，老一辈的和新世纪的应该不一样，或者移民群体已经淡化了政治倾向，又或者，越来越多在海外出生的华人，即使血液里还有中国，他们的政治光谱里应该都已经是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这些了吧。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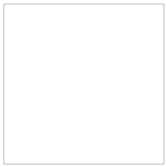
所以我作为第三类人士，从北美飞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入境。在海外也偶尔会被感兴趣的外国人（我在人家的国度还把人家称为外国人？我自己到底是什么？）问到台湾海峡的关系，除非了解中国历史，否则很难理清之间的关系，我三言两语也根本解释不清，只能泛泛说下两岸之间的态度，大概就是 we are not getting along with each other right now. 这当然不是我个人的态度，因为我在大陆的时候和台湾人，我在台湾的时候和台湾人，我海外的时候和台湾人，都相处得很好，但政治、国土、正统、民族、历史嘛，大问题，麻烦呢，可不是我们今天一起去吃好吃的台湾小吃好不好这样的。

20190315-0318 台北

夜里到的台北，住在大安区，离台大不远，host说有一个德国沙发客也在，到了之后一起吃个饭。一开始没说清楚具体地方（担心我太迷惑了），台北的里道巷弄我没手机网络也没法找到。在路口问人也不得要领，都回到中文世界了，还自顾自彷徨着呢。

那个德国沙发客在台湾都一个多月了，在东部骑自行车。台湾有很多一呆很久的外国人，而且不像大陆多是上学或者工作委派，这里我认识的几个好像都是先是游客拜访，然后又跑回来就长期留下来了。现在台湾在海外的华文教育似乎也跟不上大陆孔子学院的步伐了（但在东南亚影响力似乎还在？）。

第一天用脚走了不少地方，有时候是低估了两地之间的距离，有时候是对自己的精力太自信了，反正几乎是从台北北边的士林走回了南边的大安区，晚上回去人要废掉。



八二三公园

特意跑圆山饭店下边的八二三炮战纪念公园看了下。还是喜欢比较立场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记录和叙述。所以在台湾总爱留意这些东西。在中正纪念堂也逗留了很久，毕竟是台湾这里的描述和评价，而且他们自己也在发生变化。

18号搭车从台北到台中，不到两百公里的距离，问题不大。做捷运出台北市，在台3线的一个高速入口处。搭车位置很好，三个方向上高速的车应该都能看到我，看到举着“台中”牌子奇怪的我。有二十分钟左右的样子吧（？），一辆小货车停了下来，他去桃园，我都行，南下就好。他叫阿伟，往来桃园和台北送货的，说下高速的时候就看见我了，已经想了如果送货完我还在，就载我。阿伟比我年纪大一点，可能是因为职业或者经济收入并不理想，对台湾还是挺悲观的，不过我一路上听到的或是对台湾经济表示失望的态度，或者是对大陆经济发展的羡慕，当然可能是他们因为我才这样客气的说话。我也总说人均的话，我们还是很穷的。而且人均这个指标也没什么意思，就我在大陆看到一些地方贫穷的程度和数量，现在的台湾人应该没办法想到的。

当然又聊了一些我在加拿大的工作生活之类的这样常见的small talks，我来台湾就是想多和台湾人聊天，但我又确实不好问出太直接或者太私人甚至太敏感的问题（其实倒也不用特别顾及，愿意让我搭车人的一般都easygoing，在华人文化圈里就更不用特别担心这个了），尤其是第一次见面，所以很多聊天也常常就在浮光掠影的层面上，重复地客气着，或者客气地重复着。

这倒不是一个大问题，有交流和愿意交流始终是好的。而且哪天总会遇见有趣的人。

到桃园中坜也就四五十分钟，他把我放在一个上台1线的高速入口（大陆叫匝道，台湾叫交流道）。搭车的位置也不错，刚好有一个红绿灯在我前边，过往车辆都不得不停下，静静地或者无奈地看着我长达70秒，我不禁手舞足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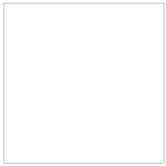
中坜是个工业区，空气质量我觉得很差，事实上整个台湾西部，也就是台湾人口，城市，工业分布的地方空气质量都不算好。我原以为一个海岛，应该不会太有空气污染的问题，或者像日韩一样抱怨下从中国飘过来的污染物。但在台湾西部，我要一直南下到接近高雄，才重新完全看见湛蓝的天空。

在搭车的地方有十几二十分钟的样子，一辆大货车把车窗玻璃摇下来，我跳上去扒着窗户问，去哪儿？台中么。他说他路过，但不往市里去。我说我没问题。

李师傅，五十岁，要开车去高雄送货，一会儿我们还要到他公司的厂里拉一个集装箱，他常这样往返南北。外省人，国语的台湾腔很少，在台湾出生的，父母好像是山东的我记得。

和他聊起来大概就能感受到台湾政治图谱里的分裂，虽然不一定是某党成员，但绿营的支持者里年轻人多，蓝营就相反。我没具体问李师傅的政治立场，但他对学生们的各种政治运动的批评，以及对台湾经济的担忧，比如认为是学生不好好工作，天天上街，才把台湾经济搞得一团糟。当然他也有可能是现在政治中最重要的中间选民吧，或者只是像所有的长辈看不惯年轻一代一样发牢骚而已。但我接触的年长者，大概有一个印象，似乎都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不满意不乐观（你问年轻人的话，有时候经济问题似乎又不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还有更应该更优先更值得奋斗的不是么？），或许是他们曾经体验过7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的时期，对于现在的状况会沮丧，谈话之间免不了透露出一些对大陆经济速度和体量的羡慕，当然同样可能是和我才这样客气的说。

过了桃园是新竹和苗栗，这些我都没有停下，所以说是匆忙的行程。我们是在靠海的台3线上，苗栗县地形起伏，是个农业县，客家人多，两边都是农田，河道，李师傅说他不上班的时候也会在这里钓鱼。路上也时时能看见海，也可能是我在货车上视线宽阔的原因，只是远处积云堆结，压迫过来，或者还是因为质量不太好的空气。我还小心地问，是因为阴天么，所以灰蒙蒙的感觉，李师傅说就是空气污染啦。



在卡车上

台3线不经过台中市内，我怕多麻烦他，因为我看他有想换道走台1线，送我到离市中心更近的地方，我说没关系，就放在某个往台中市去的交流道或者服务区就行。他后来把我放在清水服务区，距离台中还有几十公里吧。和我告别的时候还一直担心说，你确定没问题？我说没事儿。最后还又提醒我说，真不行了，就去找交通警察，指了指旁边的警车。

还真被他说中了，虽然是警察找我。

清水服务区好大，我就在服务区的一个出口处，道路分开，我在中间，虽然有网格线，但看起来也不太安全，因为车的速度并不慢，更快的是，警车几分钟就过来了。说你在这里干嘛啊，怎么会在这里呢？很危险nei！

然后上警车，我还天真地问，你们要送我去台中市么？

开车的老警察说：怎么可能！？很远的好不好！？

旁边看起来蛮紧张说话像刚入职的小警官说：我们可以把他送到台中机场，那里肯定有公交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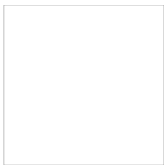
然后我就坐着警车到了台中机场，感觉刚到了台湾就被押运到机场遣返。

0318-0319 台中

台中城市很大，而且有点不太找到哪里是市中心的感觉，各处都有不少正在建造的楼房，倒像是大陆的一个城市。什么是大陆的城市呢，就是过去十年一直到现在不停施工的？这是我的印象或者是偏见之一吧。

台中住在洪先生家。他退休之后在一个公寓楼里有一套一室一厅被用来做他画画的工作室，白天在这里，晚上回家住，钥匙留给了我。洪先生是我印象里典型的台湾人，贴心友好，如何去他家的信息以及他的公寓里各种设施的信息，写得非常详细（我不止一次建议他可以经营酒店服务行业），彬彬有礼，即使对我的个人经历和政治观点有兴趣，询问的时候也克制，同时又热情和微笑，请我一起吃了饭。

我在台中呆两天，又确实不知道哪里可以看的，他说可以去彰化县的鹿港，从台中过去不算远，还给我说了怎么坐车，所以我第二天早上跑去鹿港看了看。



“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 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

鹿港感觉和罗大佑歌里唱得没什么太多变化，很小的镇子，以前曾经辉煌过。街道巷弄里很多庙观，和之后在台南市中心的感觉一样，十步一庙，五步一龕。台湾的宗教尤其是民间信仰旺盛，之前看《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一书，台湾拿出来单说，即使同源，后来政治环境和主流意识形态变化，两岸的民间信仰以及三大宗教的发展命运颇不一样。

从鹿港回来之后在台中市里边边走边看。天气很热，温度差异如此之大，让我怀疑它和台北之间的真实距离。路上进去台中文学馆看了看，日据时期的警备厅改造而成的，倒是很漂亮。台南的国立台湾文学馆就更漂亮了。

到台中的第一天晚上还见了一个台湾朋友，是18年初在中美洲的时候路上认识的。可能是中美洲国家和台湾之前的密切关系（现在还有台湾的邦交国），所以那里有很多台湾的背包客，当然还有一些已经移民于当地做生意的台湾人。我在路上和Lee相伴而行走了一段，墨西哥，伯利兹又到危地马拉。他是台中的，我既然来了，就打了招呼，晚上他骑着摩托车载我一起去逢甲夜市吃宵夜。这种被台湾朋友骑着摩托车载着晚上去吃宵夜的情形，后来在台南，台东都有。于是好些时候，我对自己在台湾的印象就成了，我看见我自己坐在一台摩托车后边，驶进前方斑斓闪烁的夜色中。

也可能是我喝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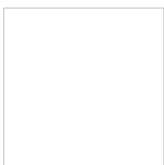
这相当让我自己陶醉和神往，因为在加拿大我住的地方，晚上除了酒吧（还得是周末），哪里会有人呢。我爱亚洲，人口密度和消费热情让夜晚常常分外迷人。

0320 台南

今天的计划是搭车到台南，坐了公交车出市区，在一个高速入口等了很久（半小时肯定有的），决定放弃了。车流量喜人，或者说太多了，太多车路过又没有停下，这对我的心理创伤倒是其次，重要的是台中的空气不好，众多车辆带着尾气和噪声从我面前过去，让我生理上很难受。

所以就回市区坐汽车去了台南。比较无聊了就。经过彰化，过浊水溪就进入台湾南部了。像是所有国家地区内部里的多样性一样，倒是也听说台湾南部和北部的种种不同。然后是嘉义，抵达台南。

下了大巴车，第一感觉就是热，真的好热啊，这才三月份，加拿大还在下雪呢。我在台南市里狭窄的街道里穿梭，用来躲避太阳，在转弯处或者不远常常能路过或者看到寺庙，可能是我访问的时间（下午两三点），神明大概都在恹恹地打瞌睡，很多庙里空荡安静，香火已经冷却，香客可能正在赶来的路上，也可能已经离开了一段时间。我坐在庙里的台阶上休息纳凉，搞不懂上苍。实在是太热啦。



赤崁楼，热

然后天黑之前从市里去了安平古堡一带，可能是气温降了下来，或者又看见海，没那么燥热了。

晚上住在一个刚搬来这边工作的台北女生家，她下班后骑摩托车带着我一起去一个夜市吃饭，即使我这种对食物低欲望度的人吃了好吃的东西，比如连吃三碗米糕之后也还是想找人告诉一下：很好吃。

Host算是比较西化的台湾人了，和一些年轻人一样，也想出去。在台湾听见几次抱怨22K(工资月薪)的，又或者是经济以外的原因，比如厌恶或者不关心台湾政治，或者台湾本身在国际上一个不确定不安全的地位，不少年轻人不断选择出走。或者仅仅是旅游一番，华人群体里，见到的海外一个人长期旅行的台湾年轻人要比大陆人，香港人更常见，可能有一些更具体原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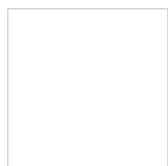
本来计划在台南呆两天的，确实没有其他可以看的做的，临时决定和host说提前去高雄。

0321 高雄

台南和高雄很近，六十多公里的样子，我host住的地方就在火车站旁边，我就直接坐火车去了，搭车（台湾的话应该叫搭便车）的话还要坐公交到市区外，懒得折腾了。

高雄更热。所以我选择在高雄市立图书馆，一个非常漂亮的现代建筑，看书看了一个下午。

太阳将落未落的时候，才去码头地区，驳二艺术区看看。Host上晚班，所以很晚才见到他。在码头旁边住，第二天从阳台就能看到要驶离港口的船只，应该是先听到。



真的是天快黑我才敢出来



why the hell am I here?

在高雄还在市历史博物馆看了高雄二二八纪念展，资料很详实。不确定二二八作为台湾历史的一个事件，是不是在大陆的历史课本上出现，我也更不清楚大陆对其具体的态度，但在台湾历史上，似乎是本土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此后被多次的反复解读和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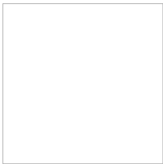
知道高雄还是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高雄市长韩国瑜在香港，深圳访问，然后又值明年大选的前夕，所以电视台上每天都是他的新闻，自然是蓝营的媒体。我每次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只要抬头看见电视机，就是韩国瑜。朋友说店家是收了钱的，然后才让电视一直播放韩国瑜的新闻。

大陆的政治新闻自然是无聊，是无话可说了，你听着或者只能听着就好，台湾的是无话可说了，但想让你听着，于是没话找话，什么花边新闻都可以报道。我只想吃饭。

从高雄搭车去台东，倒是可以拆成两段，在屏东恒春或者垦丁停下来，但我对沙滩什么的没兴趣，所以直接到台东，很幸运，第一辆停下来的车就是到台东的。赖先生和他的妻子回台东探亲，然后再回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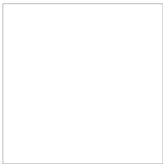
夫妇两个都是六十多岁了，还在工作，也是抱怨了下台湾的经济和夸奖了下大陆的发展。两个人路上都在看（赖先生司机，主要是听）手机播放的一个大陆寻亲还是相亲节目，津津有味。我也让脑袋跟着海和山（台1线转台9回山线穿越中央山脉南段）放空了一会儿。山路中间有很多原住民的村子，到了东海岸就更多了。那里山和海的距离更近。

台东也热，还好有风，不然我会疯。到了东海岸，城市规模立马就降了下来。Host在上班，台东本身也无甚可观（周边有一些景点），我就在铁花村旁边诚品书店一边看书一边等他。关于台东我也就知道铁花村，这个以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命名的地方，年幼的胡适曾在此短暂生活过，他当时应该永远想不到，台湾会是自己以后终老和埋葬的地方。回台北后，又特意去了中央研究院的胡适纪念馆拜访了下。他的墓就在对面的胡适公园。



已经废弃的台东老车站

Host下班之后骑摩托车带着我一起去吃饭，喝奶茶。台东在举办铁人三项比赛，所以街上能看到不少国外游客。正好是周五晚上，在铁花村有演出，就坐下来喝了两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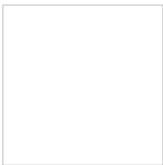


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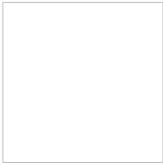
我自己也确实不知道在台东做什么，当时刚好是周末，host说他之前在花莲骑自行车，回来的时候把自行车放在花莲县的光复乡了，周末准备去那边骑车到一个林场看看，然后坐火车把自行车带回来，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当然去了。

台湾东部两条公路，山线台9，海线台11，我搭车往北去花莲要走台11，正好和他一起坐火车沿着台9看下花东纵谷。

虽然我这次在台湾主要是靠搭车，但台湾的火车还是令人愉悦的体验，人少（季节原因），干净，在东部的话又是青山绿水的窗外，农田和村落交替而过。



到了光复乡，我租了一辆自行车，和他一起往林田山林业场骑，路上还下了一阵雨，但景色宜人，满眼葱翠。路两边都是原住民卖笋的摊，然后我们路过一个村子的时候，还很偶然地进去了一个当时还没开放的原住民文化馆拜访了下。他们在准备一个展览，主要关于太鲁阁族和布农族的传统文化，比如织物，服饰，生产工具等等。台湾的原住民和汉人的性格差别很大，热情开放，被同来拜访的两个太鲁阁族小姐姐拉着换上太鲁阁族的衣服一起好一阵子合影。似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都不乏这个特征。



太鲁阁族，倒是很害羞的阿姨

到了林场，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展示台湾林业文化的观光地方。找到一条上山的步道，往上爬。这里应该曾经也是个宗教气息浓重地方，在上山的步道上，每隔一段就能看到有圣经经文石碑，还有基督像，十字架分布。居住在山上的台湾原住民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然后因为教派不同，一个聚落里差不多都有一个以上的教堂。



？



林场

然后就下雨了又。

等火车的时候在光复乡四处骑车，看了下糖厂。林业和蔗糖从清代开始就是台湾的主要经济产业，日据时期更是进一步发展，现在台湾还有不少破败的糖厂，靠着卖差不多每一个台湾人童年里都有印象的冰棍维持着。

回去的火车上，也是空空荡荡。能在车厢里飞檐走壁或者练瑜伽。

当然，一路上也被host介绍各种好吃的，不表了。当然，很好吃，就是了。

和台东的host在一起的时候聊得特别多，我们两个年纪相仿，对各种政治议题也是同样若即若离。我越多地了解台湾的年轻人（在之后的花莲聊得就更愉快了），就对两岸的未来有越多的疑问，当然也有不安。我又会在有生之年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

（太长了，不好意思，就拆开了）

